

冊六

書名 五美緣全傳八十回 咸豐四年文安堂刊本
 撰者 清 寄生氏 撰
 卷 冊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7
 編號 D8664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五美緣全傳八十回 咸豐四年文安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五美緣全傳



第一回

錢月英酌神還願

馮子清誤入桃園

詞曰

蝸角虛名 蠅頭微利 算來自應空忙事 皆前定誰
 為父誰強 且趨閑身未老 佗教我些子 疎狂百年
 裡 渾然醉是 二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 憂愁風
 雨 一半相妨 又何須 抵死說短論 長幸負皓月清
 風 苔茵展 銀漢高張 江南好 千鍾美酒 一曲滿庭芳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87(6)

六

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一回

沈白清濫刑錯斷

林子清屈招認罪

話說沈久芳徑七走來雙手抱住叫聲爹七想杀我了姚小姐正在那里痴七的想他爹七因何得病再不想背後有人走來將他抱任唬了一跳急回頭看時見是沈久芳大怒道你这厮直弄衣冠中禽獸还不放手久芳道我为你不知費了許多心机怎有枉易放手望美人早赴佳期了我相思之願姚小姐所

科 2024-6

了此言越竟大怒罵道你這沒天理的匹夫怎敢前
來調戲師母該當何罪又芳道只此一次下次不敢
了只求美人方便些小姐此時急得滿面通紅罵道
你這狗男子狗彘盜休得胡纏還不放手先生來時
一刀兩段沈又芳陪笑道打我是愛我罵我是疼我
正是打情罵趣今日比做个染坊料你也不得清白
了小姐被他纏了一會又不見丈夫回來氣極連一
占氣力全無終是不軟弱女子那里纏得過男人便
高聲叫道杀人了沈又芳笑道美人枉費神思我府

中高堂大屋你就把喉嚨噎了那有人來救有客
人所見也不敢前來捉我二爷奸情我劝美人從了
罢若不肯時叫了家丁前來将你捆住在我二爷取
樂莫怪姚小姐心中想道这个奸徒料然不肯放手
陡生一計假作欢顏道此事乃兩相情愿那有这等
牽動你且放手我自隨你又芳道我就放手也不怕
你飛上天去隨將手放了姚小姐見他放了手轉身
向外就跑又方道看你跑往那里去隨趕來姚小姐
口中喊道救命那管脚下高低只管朝外乱跑不料

天井中有一把劈柴斧頭將金蓮一絆跌倒在地下
又芳見他跌倒乘勢將身向上一伏姚小姐跌了一
個面磕地下見他伏在身體上一個鷄子翻身將又芳
跌下剗七秦巧一把斧子在身旁蕙蘭伸手拿起銀
牙一挫恨了一声朝天庭蓋上咯喳一声砍將下去
正是
寧在花前死 做鬼也風流

沈又芳被姚小姐一斧砍死腦漿迸出死于非命姚
小全无半點氣力了坐在地下哭泣杖且放下不表
再將林旭急忙七走到館中見姚夏封在館幫人相

回等他相完了那人已去林旭方才問道岳丈為何
欠安姚夏封道我平素全无什症病此話從何而來
林旭將花有怜之言述了一遍姚夏封道那奴才說
我何當看見他來你今回去問他因何兇我林旭別
過岳丈慌七張七走回相府直奔書房剗七走到天
井見妻子坐在地下不像模樣旁边一個人花紅腦
漿流得滿地林旭唬得啞口无言半晌方才問道為
何將他杀死姚小姐睜眼望着丈夫哭道我原說不
來你偏要人來今日險些中了奸人之計情愿抵償

有何話說林旭心中明白必是沈义芳見我不在進來痛逼我妻子妻子不從因此杀死不表夫妻面面相觑毫无王意再言花有怜定計將林旭哄去二谷二谷進內他就遠去打听見林旭回來心中好不著志二谷許久不出走到書房探頭探腦張望不見動身只得走進到了天井只見二谷直挺挺仰在地下花紅腦漿唬得魂不附体便高叫道你們好好大仙將二谷杀死不一時府中男女也不知來了心報助老太太典大谷知道老太太聞听此言

大哭走來然抱任尸首哭个下了沈义方吩咐

丁先将林旭痛打一頓可憐瘦怯怯的書生那裡得這班惡奴如狼似虎打得渾身是傷正是

渾身有口難分辨 遍体排牙說不清

沈廷芳又吩咐僕好了頭姚打一審便將二人鎖了寫了報呈即刻到山阳县去報說起这个知县本是浙籍人在部中做过書亦賺了几兩長子捐了一个县泉后又謀幹才放了这山阳此人姓沈名明白清为人最愛賄賂有人告到他手中不論清紅皂白得

了賄賂漫理也就斷他有理一味貪婪逢迎上司結
交鄉宦淮安府百姓將他的名改了一字叫做沈不
清又有一个号叫做捲地皮这日正要升堂呈事忽
見沈府报呈送上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大京道怎及
林旭夫妻因其事杀死沈府公子我聞沈太師最愛
是二公子此乃我身上之事須要上案赶亦卽刻
出話來着三班書役伺候相府看驗不一時打道
又直至相府下轿早有沈廷芳迎接見礼分宾坐
馮茶已畢沈白清問道因何遭此大變沈廷芳道

林旭夫妻无故將舍弟杀死只求父母做主代治生
舍弟伸冤少不得差人進京報與家君知道沈白清
道自古杀人償命何必多囑待本果念过二公子收
尸再審凶手便了隨將身走到尸場公案現成知果
坐下行人公子翻看一会走來报道腦門斧傷致命
寬二寸九分深二寸二分周身无傷沈白清出位自
已又細看一会吩咐作作道不可乱動好已收殮又
坐下標子封皮吩咐帶凶手上來果役將姚小姐帶
上跪下点过名叫快頭押下回衙听審知果起身延

芳相送道都是林旭同謀務要抵償沈白清道公子
何須吩咐知渠回衙坐了州堂吩咐將犯人帶進听
審正

青虎典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曉

要知沈白清怎樣斷法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二回

沈白清出詳各憲

姚真封得信探監

話說沈白清坐了內堂吩咐將相府殺人兇手帶上
來原差答應將林旭姚惠蘭帶到內堂跪下外與提
起筆來問子叫道林旭林旭答應有又叫林姚氏姚
氏答應有点名已過沈白清問道你夫妻二人因何
將斧劈死沈府公子從直招來你知道本與刑法利
害姚小姐扒上一步叫道青天老爺斧劈奸徒是犯奸

亲手丈夫並不知情只求青天老谷將犯姪的丈夫
釋放與他无干犯姪情愿與沈白清道你丈夫與
沈公子是冥主你也不該下這毒手姚氏道今日
丈夫去看犯妇的父亲這奸徒
抱住犯姪逼勒
強奸犯姪寧死不從一時性起斧劈奸徒是實並無
半字虛言望青天爷上詳察沈白清道胡說那公子
怕沒有三妻四妾你将奸情賴他希圖出罪必是你
夫妻見公子富貴因此商議害了公子的性命要
謀佔他的家產今日天眼恢上犯在本具手里你可

知罪还不招來林旭道老谷容小人上稟小人正在
書房有个批有怜走來向小人說道岳丈得病急忙
忙走回看視看了丈人並未得病那知是两个奸徒
用計要強奸小人的妻子只求老谷把花有怜拘來
一問便知端的沈白清道你這奴才一派胡言自己
砍死人为何拉扯别人將京堂一拍兩邊衙役吆喝
一声知果道不夾不招吩咐左右把这奴才夾起來
郎時取过夾棍朝下一摺稟道大刑到只見林旭唬
得魂不附体連上稟道實是冤枉小的並不知情沈

白清大怒道快把这奴才夾起來眾役一聲答應將林旭扯下丹樞不由分說扯去襪子往下一踹林旭大叫一聲登時昏死過去看官你道林旭前在杭州被東方白夾過至今还未全好每逢天明還要作痛今又被這沈白清一夾登時死去沈白清吩咐取凉水噴面不一時醒來哼聲不絕沈白清問道你这个奴才可同謀要想佔他的家產將公子砍死可是真情林旭真道小人乃是讀書之人豈不知孔法實无此事沈白清听了喝叫收眾役一聲答應一繩

收足林旭復又死去不一時醒來口中連稱老谷小人受刑不起情愿招了姚小姐見丈夫要招連忙扒上几步叫声官人你並不知情招什麼來沈白清吆喝下去眾役將姚氏扯下去知县道快也招來怎麼同謀杀死沈府公子林旭道小人一時同妻商議指望謀佔他的家才急求富貴不料被他人識破犯在老爷台下情愿抵債沈白清道不怕你这奴才不招吩咐画供鬆了刑具帶過一边把姚氏帶上來問道你的丈夫招了同謀也佔他的家才杀死公子你有

你何窮變賴姚小姐道奸徒實係犯姪砍死丈夫實不
知情沈白清大怒道我看你小七年紀這般利嘴你
丈夫到招了你不招叫左右與我拶起來衆役答
應一声如狼似虎登時拶起問招也不招可憐姚小
姐嬌皮嫩骨何曾受過這般苦刑咬着牙關說道丈
夫實上不知情由你就拶死了小姪人也沒有什麼
說法奸徒本是小姪人劈死情愿抵償典丈夫死于
沈白清大怒道好个熬刑的妇人吩咐左右打擻兩
边一吉答應加上三十擻姚小姐打得十指連心万

分疼痛只是不招口中喊道奸徒寔是犯姪砍死並
不于丈夫事犯姪情愿抵罪沈白清大怒道吩咐再
加擻衆役答應又是三十擻姚小姐登時昏死過去
半胸醒來嘆了一口氣道老谷就把犯姪拶在法堂
之上也沒行丈夫的罪林旭在下边看見一拶子又
加了五六十擻心中好生难过叫道娘子我也屈招
你何苦受這般非刑不如跟招下來總是一死姚小
姐听了恨一声道這也是我前世的冤仇只得招了
同丈夫謀害沈公子指望看他的家才是實沈白

清見他們招認吩咐鬆刑叫他回供帶去收監做下
詳文通詳各憲正是

人心似鍊非真鍊

官法如爐却是爐

沈白清將林旭夫妻問成死罪收監這滿城百姓那
个不知沈府作惡強佔人家妻女伯佔人家田地万
方作惡被這女子砍死也是上天報應沈白清这个
狗官今日這般用刑无故招了將他送下監中間成
死罪自古一人杀人一人抵命为何要杀他二人个
个談論人人不服正是

大風吹折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且說姚夏封听得此言唬了一跳忙走到其前打听
失信急忙回來收拾酒飯下監走到監門口用些使
費進得監來看見女兒女婿好不傷心抱頭痛哭林
旭拭泪道岳父少要悲傷乃是小婿命該如此死而
无怨小妃道爹老呀養兒一擄不能奉老送終空費
了一番劬勞但沈义芳这个奸徒本是女兒劈死理
該抵債只是連累丈夫白老送了一條性命翁婿父
女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姚夏封道你二人放心

暫坐監中待我赶到南京各处上司喊冤救你二人
出獄商量已定姚夏封辞别女鬼女婿出了監門要
赴南京告状也不知可能救得女鬼典女婿性命且
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三

護國寺施僧造孽 錢文山悞陷土牢

如今按下姚夏封告狀話暫不表且言錢林自從慌
慌走也唬走一路思想到何處去好想道如今妹也
投旧也那里去了不如我也到山東去罢又恐人知
他姓名只得改他旧也之姓叫做馬林一路上飢餓
渴飲直奔山東思想家中之事不知怎樣又想母亲
不知好友那日到了淮安府管轄地方名海州听得

街坊傳說此外有个護国寺來了一个大和尚是当
今皇上替身名喚水月奉旨住持護国寺御賜許多
物件这海州知州時常同他往來水月和尚能知过
去未來之事因此哄動海州地方稱他是聖僧活佛
臨凡这些百姓們求財得財求子得子无有不應但
凡人家沒有子息婦人齋戒來往寺中礼拜問水月
和尚可有子息他道你來求子須要在寺中祈夢有
无自有灵應他亲自送到一个淨室封論祈傳到了
夜間水月和尚從地窖中走來裝做神聖特來送子

他淫慾已畢天明依然往地窖子下去邀前丈夫
只得說了有夢那等貪淫好人嘗着滋味不肯回家
因說道神灵吩咐过的必須多日方能看驗那个禿
頭也不知壞了人家許多好人馬林听說有這般聖
僧下凡前去問七吉凶如何一路來到護国寺見那
个大寺院一个人也沒有一直朝裡走來七到方丈
並無僧人信步到了一个內室其實收拾得十分精
致四壁俱有名人詩圖貼滿馬林見无人在此只管
細七觀看兼之坐下相候坐了一会不見人來立起

身來往外就走忽見上面宵几上擺着同磬七椎現
在馬林看見拿起磬椎朝上嗚唧一聲那磬得活拉
拉開了兩扇門走出七八个姪人來俱是裝妝艷服
打扮得娇滴滴的姪人抬頭一看見不是的就說
道你來不是當要你是何人还不快走遲些性命難
保說畢進去依旧將門關上看官你道這些姪人從
何而來却是水月和尚看見人家姪女生得標致至
夜間帶領徒弟打劫到此任意淫慾外边这个同磬
是他的暗號他要進來將這磬兒敲上一下內裡這

些婦人听见磬响開的迎言這馬林听见那些
婦人之言只唬得魂不附体急上往外就赤不想奸
僧回來一攆上个滿怀馬林看見也不言語只往幽
奸僧走進先看磬推不在原处不覺怒從心上起惡
向胆边生他就索三步趕出山門來一声大喝罵道
你这狗頭跑到那里去馬林見他來得凶惡料然跑
不脫了立住脚叫道師父並未得罪水月和尚那裡
容他說走來不由分說一手抓住他提起來犹如小
洋雞子一般輕上提回到于净室往地下一丟走到

廊下拿起三枝椎子在那石板上打了三下不一時
走由十個徒弟來問道師父喚弟子們那處使用水
月和尚道有個狗頭擅入淨室看破行藏是我拿回
現在淨室將他綁了快取刀來把這狗頭秉了眾徒
弟一聲答應登將將馬林綁了跪在地下水月和尚
手協明晃晃的銅刀走來罵道你這狗頭非是俺來
尋你是你自來送死馬林告道小人元知冒犯大師
恕人不知之罪幸開一線之恩放衆生路小人感恩
不淺矣水月和尚嗚道休得胡說掩口今且一不

扛纜你過個狗頭在外唱揚豈不壞了我的名說
畢將戒刀就要殺他馬林告道既然不肯饒小人之
命只求大師留個全尸罷說畢泪如雨下眾徒弟們
道既然這個狗頭願死師父何必破了殺戒不如送
到土牢結果他的性命便了水月和尚點頭依允眾
徒弟將馬林推到土牢門口將門開了放了眾徒
弟將他往裡一推那知這個土牢有名鍋底牢一直
滾到底要想上來方且不能眾徒將他推下依然閉
鎖牢門去了要想得活除非轉世馬林滾在底下睜

眼一看俱是黑洞洞的並無半点亮光伸手一摸七
起許多骨頭他也不知什麼東西原來都是烈性女
子不肯從他就推入這土牢過不數日活七餓死這
些人的骨頭聚積在底下可憐馬林在底下放聲大
哭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在家縱有官府拿我審問不
至于死又想老母病休如何叫聲娘你那知道孩兒
今日死在此處越想越哭七個不止不分日夜好不
悽慘不覺肚中飢餓如何是好復想我身邊還有几
兩人參是我娘療病吃的幸喜帶在身上不知如何

度命証是

命是五更寒山月

身如三鼓油燈

也不知馬林在上牢之內性命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四回

武宗谷私遊玩月 林正回幸遇明君

接下馬林在土牢之內有人參度日不表且說當今武宗谷時逢中秋佳節在宮中飲宴至更深時候月明如畫万里无雲好月色也寡人不免改換衣妝尚街坊玩月一回莫首秋光月夜武宗皇谷原是一齋遊走自己換了衣冠也不帶內侍悄悄由后宰門出去到得街坊信步玩月只見許多如女嬉笑之声步

月而來武宗介站在一旁讓這班婦女過去又往前
歪抬頭一看見座高大府門挂着一副對聯在兩邊
寫的是

門迎朱履三千客

戶納貔貅百萬兵

武宗皇介看見原來是徐弘基的府第待寡人進去
觀望然後回宮去皇介移步就往裡走門官不在都
吃酒賞月去了皇介也不呼喚竟自進了府門步至
東書房所得請勅皇介想道如此皓月佳節不去
步月賞玩却是何人在此這等用功苦讀朕且慢

進去听他一会書已讀完又听得他吟詩一首道

皓月生空焰納樓

秋光皎潔靜中幽

樓林愧我窺全豹

月斧輪他占上頭

壯志空怀情脉脉

掄才終換思悠悠

篝灯坐誦將勤補

轉盼乘樞得自由

皇介听他吟詩已畢心中想道詩句清秀真乃奇才
朕且看來却是何人移步叫道弘基看官你道吟詩
的却是何人原來就是林璋自從被北榮王黑墨塗
臉推田貢院門首因此一氣拔水遇了定国公救起

次日上朝奏見皇上道他文武不和徐千叟留他做了西賓教訓鬼子林璋在內所見叫道弘基心中想道此必是千叟皇親連忙定出迎接口稱老先生請了皇爷龙目一看見是个儒生頭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生得五知身材年紀約來五十以外皇爷進了書房林璋施礼皇爷畧匕將腰弯了一弯林璋好生不悅人将礼樂为先樹将花果为園怎玄這个人生得这般蠢材同他見礼这般大模大樣耐着性于道先生請坐皇爷也不謙遜公然坐在上面林璋暗想

道此人必是千叟爷的舅也他不同我謙遜怎敢就坐下來了皇爷向林璋問道足下是徐弘基家何人林璋見問只得道我看此人品貌不俗怎樣出此言語这玄的蠢只得答道徐千叟世子是我教訓的皇爷道原來是位先生了休是何出身姓甚名誰林璋答道姓林名璋字正固浙江金華人氏孝子出身皇爷道我方才意外听你吟詩匕句清秀必是高才为何去麥春間不來會試出力皇家在此做个西賓何也林璋道去麥原進春闈會試奈叔臣当道不許

進場只得叔且居住徐府一載等待下科正說之間
耳听窗外一陣金風七過之后又听得微七細雨洒
在芭蕉葉上皇爷道我才听你讀書之声此刻又听
見風雨之声我有一对在此足下可能对來隨道
風声雨声讀書声入耳

林璋不用思想隨口对道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皇爷听了連声贊賞真乃奇才忙将手中一柄扇子
遞过道此柄粗扇相送足下林璋伸手去接誰知沒

有拿得勞尖于扇落地將根边骨跌断這柄扇子
乃是碧玉做成的边服扇面画的是長江万里圖皇
爷看見跌断边股好生不悅林璋知道隨口應声边
断乾坤在皇爷道好个边断乾坤在即起身向外走
去也不作辞林璋随后相送皇爷走至書房門首將
一足放在外一足放在内回頭向林璋笑道你知我
出門是進門林璋想道說他出門他就進門說他進
門他依然出門林璋亦笑應道你知我送你是迎你
皇爷贊道好捷才大悅而去一直出了徐府悄七回

宮次日五鼓百官朝賀已畢皇爷卽一道旨意速赴定国公府內宣召金華太子林璋見駕內使捧了旨意飛馬來至徐府道皇上有旨宣召金華太子林璋朝見林璋不知頭緒不肯進朝道欽差大人召錯了內使道皇爷御口傳旨豈有差錯快上應召林璋只得隨了內使人朝到了金階內使奏道奉旨召到金華太子林璋朝見林璋朝拜已畢俯伏金階皇爷道你抬起頭來可認得寡人麼林璋領旨抬頭一看只唬得魂不附体原來昨晚就是皇爷奏道臣該方死

皇爷道卿有何罪朕面試其才知卿封为国樞棟听朕封職賜为御進士翰林院侍讀兼左都御史加礼部尚書代朕巡狩七省經畧勅賜上方宝剑一口先斬后奏欽賜七斬之权

- 一斬皇親國戚
- 二斬駙馬儀賓
- 三斬朝官宰相
- 四斬六部公卿
- 五斬貪官污吏
- 六斬姦監生員
- 七斬土豪光棍

看官你道那七省經畧乃是山東江南江西湖廣福

建廣東廣西這七省朕昨日所賜之扇卿家所到之處如遇拿不得的犯人卿可裁一葉子貼于本章之上隨到隨奏朕好批發原來此時天下官員各省督撫上本俱有一道幫本到內閣裡如今林璋但有本章貼上一葉扇面就不用幫本到皇谷面前林璋受封之后叩謝皇恩即時平地登仙迎接官帶重又謝了皇恩皇谷又道愛卿須要一心報國毋負朕意卿乃文員須得一位武職伴卿前去巡狩七省朕乃放心話猶未了只見黃門官駕前奏道今有江南總制

操江湯英奉旨朝見現在午門外皇谷傳旨召進黃門官領旨將湯英召至金階朝賀已畢皇谷道朕久知你為官清正名卿朝陞為工部侍郎之職湯英謝恩皇谷問道卿有兒子官居何職湯英道臣只一子名彪一向隨臣任所並未舉劾皇家皇谷道卿子既未受職名來朝見寡人湯英領旨不知湯彪名來見駕封為何職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五回

奉聖旨謁相辭閣

察民情理屈伸寬

且說湯英領了聖旨帶了湯彪來至金階朝主見駕已畢皇上道你抬起頭來湯彪領首抬起頭來皇上龍目現看見他虎背狼腰像魏魁梧皇上下大悅道真乃將材也朕賜你七省大所之職保護林璋功畢回朝論功封賞湯彪謝恩天子望着林璋道朕着湯彪保卿巡視卿可拜文華殿大學士沈謙為師林璋謝

恩天子袍袖一展回宮百官朝散林璋與湯公父子相見各道其喜林璋向湯彪問道不知舍甥馮旭可曾娶過甥婦否湯彪見問答道老伯若問馮旭賢弟娶妻之事說也話長就將始末根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林璋大京道別後半載就有如此大變難得舍甥姪賢名可表馮旭却在桃源果我且不表話分兩頭且言沈必芳被姚小姐劈死面嗚山陽果沈白情將馮旭苦打成招問成夫婦二人的死罪詳與上司延芳就修了家報打發沈連去報父親知道沈連怎

敢怠慢不辭辛苦連夜趕到京中見了太師谷叩頭呈上家報沈謙拆開家報從頭至尾看畢大怒道將姚氏林旭連劫以代公子報仇堂后官領下鈞旨只見門官拿着手本呈道今有七省經畧奉旨來謁相公現在府門伺候沈謙卽看手本上寫的是御賜門生林璋沈謙想欲要會他怎奈老夫心事不佳欲要不會他又見皇上御賜的門生不得不會只得吩咐有請不一時林璋進了偏廂沈千步出廂相見林璋道太師請坐待門生拜見沈千步笑道賢契與衆不

同力天子愛才御筆亲点之臣只行常礼兩下謙遜
一全行了兩礼站立一旁沈謙道賢契乃貴客遠來
那有不坐之礼林璋道太師鈞旨門生告坐隨打一
躬坐下堂官献茶已畢沈謙道賢契几時荣行林璋
打一躬道門生只在三兩日內沈要起身故此今日
來拜辞老太師恕門生不恭之罪沈謙道此係欽命
正該如此賢契若到做地老夫舍下有一命案惟恐
兇手有人喊賢的状子不要准他的但部文一到卽
將兇犯斬首代吾子報仇林璋打一躬道門生領命

林璋又行了一礼起身沈謙送至儀門道恕不遠送
了林璋忙打一躬道老太師留步請回登時出了相
府又往別衙門拜客到花榮玉的府門只投了一个
年家弟名帖去了且說花榮玉只因花文芳被錢月
英杀死終日思想憂成一病告假養病見門官手拿
名帖進來稟道今有七省經畧拜見太師谷花太師
接過名帖一看林璋名字又想道老夫抱病數日未
曾上朝这个畜生怎麼就放了經畧且自由他等老
夫病痊自然摆佈于他这且不言次日林璋辞王府

駕皇上着文武百官在十里長亭送別林瑋謝恩來
到十里長亭衆官把蓋林瑋辭別衆官下船三吹大
炮吹打開船止是

一朝权在手 言出鬼神驚

為何林瑋不辭定國公原來徐干安却不在朝復朝
五台山去林瑋坐在中船與湯彪相談別后之話所
過州里自有迎送不必細說那日到了山東地界林
瑋想道蒙恩寄封疆重任上答國恩下察民情豈可
安坐舟中我想到處俱有貪官污吏惡棍土豪不免

改換衣冠私行察訪一面吩咐傳中軍中軍退船即
見大人林公問道前面是何地方中軍稟道前面是
兗州府管轄濟寧州林公吩咐道本院先自坐一小
舟前去私訪民情尔等焙常辦事不可洩泄將船門
封鎖如有地方官迎接一槩不許通報如若實法決
不輕貸那中軍又叩了一個頭答應退出船來挽過
一隻小舡請大老翁過舡林瑋同湯彪更換服色二
人過舡去了坐舡在后慢七而行林瑋與湯彪在小
舡之上一路談些家當不竟林瑋在舡中要解手吩

附跟隨左右叫麻家住艇七家將艇住了林璋登岸
湯彪跟隨左右林璋見一派俱是空地蹲下解手湯
彪遠七站立相等林璋蹲下只見數十個屍頭蒼蠅
飛來飛去不一時齊七歇在林璋面前林璋見這般
多蒼蠅必有原故解手畢起身那些蝻蠅越飛越多
不時將地下齊七歇滿林璋看見湯彪用手一招湯
彪走到面前叫道老伯喚小姪有何吩咐林公道方
才解手見許多蒼蠅歇在此地我想必有原故你可
將腰刀就在此地掘他几刀看是何如湯彪暗道皇

上差他帶七省經畧他連蒼蠅也要管七沒奈何只
得將腰刀出了鞘就在那塊掘了几刀誰知地土空
虛不一時掘了一個大塘看見底下有一物湯彪大
京道有一個大包袱不知裡面有什麼東西林璋一
見大笑道我說必有原故快七取上來看是什麼東
西湯彪此時才服林璋連忙將那包袱取上要知是
何物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姚夏封赴水場狀

林經畧行牌准提

再請湯彪將那件東西取來林璋見是個長包袱叫湯彪打開湯彪將繩挑斷見是一條單破包裹着內裡却是綳緞包一層一層剝去內里却是一個死尸林璋細想見其尸壞動腦門却是斧傷那些花紅腦子滿面俱有林璋向湯彪道此人必是前財害命但此事是無頭之事怎生拘問又不知他的名姓想了

一會吩咐湯彪將那些綢繆一疋一疋拿起細看只
見机頭上有六個字織着金陵王在科造林公道有
了這六個字就有處拿人仍吩咐湯彪將屍首裏好
放下土去將土蓋好回舡又往前行堪到濟寧州
林公又與湯彪私行吩咐舡家將舡放到濟寧州馬
頭伺候舡家替應林公一路走來到了鎮市地名聞
口離城四五里之遙只見人烟湊雜來到關口十分
熱鬧林公抬頭一看見錢店舖面前掛着兩個錢幌
子櫃內坐着一個人生得奇形古怪林瑋暗想此人

必是光棍只見一人挑了一担高糧州來賣那人叫
道賣麵的你這担麵要賣多少錢那人歇下担子道
要賣一百銅錢店人道何要許多與你四十文那
人道少哩挑起就走錢店人道你不賣與我下次不
許走我家門口那人道官街官地偏要走看你把我
怎樣店內人便從店中跳出罵道狗娘养的敢回我
嘴趕土前去打了他兩個嘴巴那個賣麵的打他不
過只得挑起担子去了林公看見也不與他講話走
進他店來拿了一錠良子與他換錢那人又櫃將銀

子秤了一秤就拿了六百個錢往局上一擲一屁股
坐下去了林瑄道我那良子是一兩二錢那人道只
得八錢良子與你六百二十文即二十文底子把六
百個足錢與你林公道我的良子明七是一兩二錢
你不信拿來重新秤那人圓睜怪眼道我這里換錢沒
有多話說要錢就拿去了去如若饒舌將錢放下任你
要做甚武藝我是不怕的林公道目下經畧大人快
到了我勸你放小心些好不可十分凶勇開錢店的
那人聞听此言大怒道將六百個錢一手抓住往櫃

裡一擲罵道你這該死的囚娘养的我要你喊了經
畧的狀子我再把錢與你林公道你且莫慌說着說
着走出店門去湯彪看見跟在后面走了一箭之地
又見一個錢店林大人走進將手一拱道借問一聲
那店主人立起身來道客官請坐問什麼林大人道
那個開口開錢店的姓甚名誰為人何如那人道客
官你難道吃了他的苦麼林公道我看他不像個做
買賣的樣子店主人道話長等我說與你听他就在
此最害私和人命包管詞訟行煙賭博这个地方人

人惧怕于他，開個錢店為名，那等不知道的走進他的店內，與他換錢，拿銀子與他，他聽他把多少錢不說什麼的，還是他的造化。如若與他講究多少輕者，將良拿去重者，還要打上幾個嘴巴子，也不知白白的拿了多少人的銀子，用了林公道。你們這里地方，官不能治他，店主人道：「被受害之人，氣得不過走到州裡去，告他，就如擊水拍水一般。州中三班六房都與他交好，看見告他的狀子，登時拿過一邊去，那里得到官府眼上來。」林公道：「點頭道：此人叫什麼名字？」店

主人道：他姓王，名義。旁人見他兇惡，起他一個綽號，叫做王老虎。林公又問道：你們這濟寧知州老谷為官可好？店主人道：「客官問我們這里州官大谷為官清正，不愛錢財，斷事如神。人人稱他為青天。說起這位老谷，姓孫名文，進原做過杭州錢塘，具后陞濟寧州正堂。前任馮旭之事，虧他活命的哩。」林公正與店主人說話之間，听得喝道：「合城文武官員帶領兵丁衙役人等，如飛而去。」林公道：「問道：這些官員有何事？情這等樣？」店主人道：「聽見說新經畧大老谷快到

了想必這些大老令出城迎接去了林公所說將手一拱別了店主人湯彪依然隨在后面直往東門口而來但見河中客商舡隻並民間的舡都被將谷趕開去了湯彪將手一招小舡到岸林公下舡問道是什麼人趕舡上家回道小人是大人吩咐過的放在東門伺候不想地方官帶領衙役亂趕民舡清理河道迎接大老令小人們也不好回他只得被他趕到此處幸遇大老令林公吩咐迎上去舡家答應不一時見岸上文武百官紛紜不絕那些兵丁俱是明盔

亮甲在岸上奔馳湯彪吩咐快些趕奔上去舡家怎敢怠慢不一時迎着坐舡上夫搭扶手大人過舡那此濟寧州帶領文武百官且奔舡邊拿着兩個手本跪在舡頭喊道濟寧州知州帶領屬下等官迎跪二位大老令又見武職游擊守備官衛千百把總跪在舡頭喊道濟寧游擊帶領屬下等官跪接二位大老令看官你道他們為何稱跪接二位大老令原來湯彪封為七省大所之職所以如此接法衆官呈上手本與中軍中軍稟道今有濟寧州合城文武官員印

五美緣
接二位大老谷將手本擡往大人面前林公正待要
看手本猛听得一声喊叫冤枉大人抬頭從窓中看
得明白只見一隻小艇上頭上站着一人往河中一
跳不知此人有什么冤枉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七回

假老虎惡貫滿盈

真老虎典民除害

且說林公正待要看官員林猛听得一声冤枉那人
朝水中一跳大人在紗窓內看得明白傳出鈞旨快
叫水手搭救告狀之人中軍走向舡頭叫水手快
些搭救水手怎敢怠慢向河中一跳那告狀人從水
中冒起喊道大老谷大老谷依旧沉下去了那水一
个瓮子往下去一把抓住從水中冒起眾水手看見

忙把挽子伸來水手一把抓住用力拖至船邊一齊用力拉上舡來那告狀人水淋七跪在舡頭也不言語口內只吐清水旋把舵門一開大人睜眼看定認得是姚夏封想道這姚夏封為何緣冤枉赴水喊狀吩咐中軍將狀子接來中軍走至舡頭叫漢子你的狀子在那里姚夏封此刻方才明白從懷中取出狀子呈中軍中軍將油紙折去走進舵中將狀子擺在大人面前觀看這姚夏封偷眼一看認得湯彪站立舵中轉眼一看上面是林瑄心中暗想原來就是我

女婿的旧七復又想道早知是亲家做了經畧狀子上就該寫馮旭名字可惜錯寫了林旭不言姚夏封暗喜且言大人將狀子從頭至尾看事想道怎及他女兒因奸不從斧劈沉义芳女婿林旭並不知情山陽果夾打成招將女兒女婿問成死罪自古一人杀人一人抵命為何要二人償命好不糊塗叫道姚夏封本院細看你的狀子一人杀人怎及要二人抵命這問官好不糊塗本院准你狀子俟到在亲提審訊夏封又稟大老爷直乃明見万里這句話我的女婿

就有生路了只是部文將到惟恐立時出斬大人到
遲了怎處林公听了將頭点也說得是本院行
文到唯安着地方官权且緩斬候本院到任之后亲
提審訊發落便了姚夏封印了一个頭道多謝大老
谷天恩中軍叫道去罢姚真封道是登時下在小舡
去了且言林大人傳出話來着濟寧州典游擊過舡
有話吩咐中軍走出舡舵道大老谷鈞旨傳濟寧州
典游擊過舡一声答應即時將小舡傍擺坐舡知州
典遊擊上了大人的舡双膝跪在舡頭叫道濟寧州

知州孫文進見大老爺那游擊道濟寧州營游擊孔
成見大老爺林公叫游擊進舡孔成連忙起身來至
舡中跪下叩頭稟道游擊孔成叩見大老爺不知大
老爺有何吩咐林公道本院聞天井河口錢舖有個
王老虎是個光棍可去鎖拿速解轅門候本院到任
之後听審不可洩漏倘若逃去听泰不恕孔成連也
答應退出過船去了又傳濟寧州知州進舡孫文進
答應來至舡中磕過頭大人吩咐起身道本院未曾
出都久知貴州清廉孫文進打一躬道卑職蒙大老

俞作養林公道本院有一事相煩貴州聞知濟寧乃是沖要馬頭四路客商買賣什物中必有各色綉綢販賣貴州代本院在各級店搬取雜色花紋綉緞送至轅門候本院挑選其價決不短少平買平賣孫文進打一躬退出船來暗想道這位大老爺才到我這裡見面就要許多綉緞我乃是個清廉官那有銀子應酬上司如若不依怎奈上方官劍利害只得上岸伺候這隻座船早到東門三咚大炮吹打三起在下船隻文武等官齊至迎接大人傳出鈞旨令文武回

衙本院明日辰時上任一宿已過次日文武早來伺候三咚大炮起身坐在八人轎中四邊吹打擺齊執事直奔察院而來正往前走只見兩隻烏鴉一隻喜鵲在轎前寫七鵲七的叫飛來飛去不離左右林公坐在轎中見三個鴉鵲不離左右林公想道必有蹊蹊的事吩咐住轎望着鴉鵲叫道你有什么冤柱可都叫三声只見那兩隻烏鴉叫道寫寫寫又听得那個喜鵲也叫了三声林公即叫濟寧州捕快尔等可隨着烏鴉喜鵲去速拿兩個穿白的一個穿白夾皂

五美集
的隨來所審捕快答應下來大人依然往前面行不一時到了察院門口三咚大炮兩邊吹打大人陞了大堂各官恭拜已畢只見遊擊孔成跪下稟道王老虎已鎖到了見在轅門請鈞旨發落大人說道帶進來孔成答應離了大堂吩咐犯人王老虎進內役應聲進來至丹墀大人道打開刑具眾役答應開了刑具王老虎跪下不敢抬頭跪在下面大人道王老虎你可知罪麼王老虎稟道小人不知犯罪望大老明林公笑道今有那個換錢的在本院台下告你不知

可是你么王老虎聽說唬了一跳稟道小人買賣公平不知為何告在大老谷台下林公道那人告你硬取他的良而又道你叫他告了經畧狀子你才还他的良子王老虎稟道大老谷並沒有此事大人道你日抬起頭來認七本院是誰王老虎抬頭往上看了一看唬得魂不附体原來就是昨日換錢之人跪在底下只是磕頭小人該死林公笑道本院知你是一個光棍包寫包告私和人命開場賭博淫占人家妻女攘奪人之財物結交書吏无所不為无法无天隨向

三美系
簽筒內抓了八根阡子往堂下一擲眾役一声吆喝
如雷不由分說將王老虎扯下堂來拉去褲子眾役
稟道求大老爷驗刑大人道這奴才留他无益取大
號板子打他四十不可徇私眾役听了一声吆唱好
不利害打到三十以外早已死去了这才是

嫩艸怕霜怕日 惡人自有惡人磨

眾役稟道大老爷犯人已打死了大人吩咐拖出掩
埋只見孫文進上堂稟道卑職緹緞俱在轅門外請
大老爷揀選大人道取上來知州答應登時將那些

緹緞俱已拾上堂來大人只看机頭並不開看一連
看了百十餘疋都不中意孫知州在旁想道這位經
客大老爷不知要想什麼緞子這些緞子連一疋都
不中意大人將緹緞一疋一疋看過去也剩不多少拿
起一疋緞子机頭上織着金陵王在科造六個字向
着知州道本院只取此一疋不知是那家店里的貴
州可將開店之人拘來一問知州打一躬答應大人
又問倘有客人在店一同拘來不可有失可將那些
不中意的緹緞發回交還各店不可倚本院的声名

搔擾百姓知州又打一躬退下大人方才退堂也不
知孫文進前去如何拘開緞店人典店中客人回來
如何稟說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八回

一三鳥飛鳴兔喊狀 二突被害命嫌奸

且說濟寧州孫文進領下鈞旨要拘緞店之人來到
緞行店主人忙跪接到了所上坐下問道昨日頭役
取緞子还是你自造的还是有客人在此店主人道
現有客人住在小店行中寔實知州听了叫頭役將
他正客趕着帶往轅門所候稟問登時起身來到轅
門將此事說與巡捕這巡捕搏答中軍中軍細七稟

明大所湯彪稟明大人卽刻催外役進去陞了內堂帶進王客二人听審大人道先將主人帶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店主入稟道小人叫做鄭開成在此開行多年往來客商俱是現銀買賣小人並未扯客分文大人道本院那管你客帳這正緞子是金陵客人王在科的麼鄭開成稟道每年俱在小人行里發賣大人道如今王在科可在你店中鄭開成稟道每年累次來今年家中有事未曾到來大人道既未來此這貨如何得來的鄭開成答道每年王在科同他田

子來今年只有他的田子到此這些貨物是他的田子在此發賣大人道他的田子叫什麼名字是凡時到此鄭開成道叫姜天享是前月十八日到小人行中來大人想道前月十八日今日才到二十不過個月分明是姜天享與王在科同來至半路上商財性命這王在科的性命必是他申子斷送了他又問道此刻有多少貨物其價值若干鄭開成稟道緞子共有九百多疋每疋價良四兩有零大人听了心中明白帶姜天享上來衆役將姜天享帶上堂跪下大人

說道王在科是你何人他今現在何處姜天享所見
大人問起王在科是你何人唬了一跳連忙稟道王
在科是小人的姐夫今年王家有事並未曾出來大
人問道你家姐夫還是典你合本的還是王在科帶
你做夥計的姜天享道小人代他出力大人大怒道
你这喪良心的奴才蓄財害命將姐夫杀死還在本
院面前堆辨快七招來免受刑法姜天享道小人的
姐夫現在家中大人將京堂一拍兩邊衆役吆喝二
声如雷罵道你这奴才還要唾辭本院还你一个見

評你拿些紬緞包束尸首奔屍腦門不是你的姐夫
王在科么你这奴才早上招來本院開你一線之恩
如若強辯取大刑過來姜天享听了此言唬得魂不
附休口中支吾不來只是磕頭來大老令開恩大人
道可將怎樣害了王在科的性命從直招來本院開
恩典你姜天享招道小人每年同姐夫到此賢易今
年小人陡起不良之心將姐夫謀死不想天網恢恢
一月后就敗露出來大人問道你这奴才自己姐夫
如何下得这般毒手你若回去姐夫問你姐夫你这

奴才如何回答姜天享道到那時小人不過是之乎者也回他大人笑道好个之乎者也回他伸手向筒內抓了六根杆子往下一攢兩邊衆役吆一聲將姜天享扯下去重打三十大板提起硃筆批寫道
審得王在科姜天享一案係江寧府上元縣人氏販賣細緞姜天享濫起不良之心貪財害命斧劈王在科腦門身死將細緞沖作自己皆在鄭開成行中死喜不陪審問奸徒不動刑具自己招認秋后將姜天享處斬
濟寧州到彼收尸行文上元

畢細查王在科家米丁到此領良鄭開成可將公價還充交明如有分文私弊本院耳目最長一經訪出決不輕貸立案存念

林公判斷明白傳進知州吩咐道將姜天享帶去收監速去收王在科尸首知州打一躬領下狼火大人叫上鄭開成吩咐道速將價良充足繳濟寧州日庫鄭開成磕了一個頭答應下來大人方才退堂正是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按下大人斷案不題且言濟寧州的四个捕快領下

林公釣肯跟着烏鴉喜鵲去處走去四個捕快生惶
飛了不在緊上跟住飛跑那三個孽障一直飛往城
外只奔東北上而去四個捕快跑得滿身是汗約計
離城十餘里忽然飛不見了四個捕快好生着急不
見鴉鵲說道怎生是好這位經畧大老爷好不清廉
若拿不得人去我着如何担当得起內中有一人說
道伙計你們說這位老爷清廉么我看來實是个貪
官三人道怎見得是个貪官昨日我跟知州太爷去
接見面就問太爷要細細豈不是个貪官我今日到

公館里去遇見這三個孽障在面前叫他說就是冤
枉叫我們隨來拿人這三個凶物又不知飛到那里
去了天色漸晚不如前向借个宿頭明日好去回稟
于他四人商議已定走向前去不多一時到了一個
房院只見四面牆垣倒塌石碣上寫着斗峰古寺四
个大字四人道我們進去問和尚借宿一宵明早回
去四人進了山門靜悄悄並無僧人一直往里走去
只見滿地青艸長有尺餘深大殿兩邊倒敗的不堪
進了大殿只見有个菜園菜園內數間房子四人想

道和尚必在这里四人走進菜園所得有人嘻笑之
声四人走到門首看見三个和尚在这里飲酒正是
两个穿白夾皂的一个穿白的四人一齐大喝道禿
驢你的事发了走向前将三个和鎖了連夜進城稟
明大人次日清晨稟報大人拿到三个犯人两个穿
白夾皂的一个穿白的大人吩咐傳點開門开了大
堂要審这案烏鴉靈鵲告状奇文不知怎樣審法凶
手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新刊五美緣全傳

第五十九回

赴市曹奸僧梟首

暗探訪私渡黃河

話講林公听得拿到兩個穿白夾皂的一个穿白的
自己也竟有此奇異即刻傳點開門陞了大堂眾官
參見已畢分列兩傍四個捕役跪下稟道小的們奉
大老谷鈞旨拿到三個犯人大人道帶進來一声報
門將犯人帶至丹墀跪下林公問道原來是三個和
尚你們是何處寺院的只見那穿白夾皂的喊道大

老谷在上小婦人如撥雲見日血海冤仇可伸也大
人听他自稱小婦人驚問道有什以冤枉細七稟上
來那婦人稟道小婦人本是兗州府人氏嫁到福建
漳州府丈夫叫做朱義同典小婦人回家看親小婦
人同着丈夫那日行至斗峰寺天降大雨我夫婦投
寺避雨撞見這兩個奸僧將酒灌醉丈夫不知怎樣
將我丈夫害了性命掄流強姦又把刀刺了小婦人
的頭髮充做和尚林大人道你何不尋個自盡婦人
道我丈夫死的冤枉山海之仇未報又執奸僧叻守



最飛小婦人只得苟延歲月林公听了大怒將兩個
和尚帶上來問道你們叫什以名字兩個和尚較七
兢七稟道犯僧叫做一空一清大人道你怎樣將朱
義同害了性命屍首現在何處兩個和尚只是磕頭
道求大老爷開恩犯僧該死林公大怒將驚堂一拍
兩边彪喝一声喝道快將這兩個奴才典我夾起來
兩边一声各應取了兩付夾棍將二僧夾起這兩個
秃驢酒色過度怎經得夾棍一收早已死去半晌醒
來疼痛難禁料想難脫此禍稟道大老爷犯僧愿招

了朱義同的尸首現在菜園井中大人問道怎樣害了他的性命二僧道他們那日夫妻在寺中避雨看見他妻子生得標緻將酒把他灌醉哄他到井邊將他推落下去上直用土填滿是寔信他妻子亦是寔大人吩咐道濟寧州將一空一清帶去收監速去斗峰寺井中打撈尸首買棺收殮將一空一清田產入官置賣其餘典朱義同妻子領回兗州府去事畢稟本院發落衆役將二僧鬆了刑具朱義同的妻子卽謝老谷大人卽時退堂濟寧州當時到斗峰寺將朱

義同尸首撈起備棺收殮細查和尚田產入官變賣典義同妻子領棺回兗州府而去濟寧州回稟大人林公吩咐濟寧州將一空一清卽赴市曹斬首示衆知州怎敢怠慢卽刻回衙將兩個禿廝剝去衣裳市曹行刑炮响一声兩個禿廝驢頭落地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這林公在濟寧州斷這兩件無頭公案人人都道龍圖轉世林公離了濟寧州各官送出交界地方方才各回衙門林公又同湯彪上了船行到了黃河渡口

林公與湯彪上了渡船等了許久船上滿了方才開船七家拿起篙來盪起漿來只見黃河水滾浪翻好不驚人到了河心船家放下漿來收錢先從林璋要起林公抬頭一看見他頭戴一個草帽身穿一件青布褂子青色底衣搬尖靴鞋裹脚打腿腰中一條打腰布肩上有把夾剪手中拿了个梢馬子一臉攀枝麻子嘴上糊刷的鬍子林公暗想此人定不是个正道之人回道滿船的客人爲何先從俺收起那人道女子當門戶前後不苛林公向腰中取了六十文錢

道我喚這位的船家道這几个錢裝了一个頭過去林公道一个人要多少那人道过一个黃河要三錢銀子一位你二人要六錢銀子林公道六錢銀子也是小事但向人要銀了也該放和氣些船家道老子的小生本像少說多話快拿銀子來林公隨取一定銀子道這是一兩銀子你夾六錢去罷船家伸手拿過向搭連內一手你說是一兩四錢存在咱處明日再渡一遭罷又向別人收取但要三錢一位那些人上了他的船美得來不來去不去在个河當中心裡只

得每人三錢與他那些客人也有零星銀子的亦有整錠銀子的與了他就向搭連中一丟林公看在眼裡咱家收足了銀子方才拿起漿來盪到岸边丟下漿來將木跳放在爛黃泥裡叫聲衆客人上岸林公見黃泥灘上說道怎好上岸船家長自來古語說得好使人錢財與人消灾你放到馬頭上也好讓我們上岸船家睜開怪眼說道別人上去得你也上去得若不上去咱把船放過去再把三錢銀子如少一厘拿黃蜡補足了那滿船客人誰敢作声一个也没奈

何脫了鞋襪走下跳來到黃泥地中一腳踏多深撈起前足陷下後足湯彪看見如此模樣好不焦躁林公見湯彪一臉怒色恐他發作把頭搖了兩搖湯彪只得忍氣吞声說道伯父待姪兒脫了脚跔你上去湯彪脫去鞋襪走下跳來相扶林公林公說道船家長你叫什名名字船家道你問咱的名字咱老子叫桑剝皮在這黃河渡口做了多年買賣咱也知道你是個有來歷的不是咱說大話就是坐牢打板子夾棍那樣老子沒有見過只有上法場我却没有林

公道曰下新經畧刀老斧快到了难道你也不怕桑
剝皮大怒回道你何不在經畧那过告我一狀諒你
也沒有這般武藝罵道囚娘養的上去罷將手一推
材公站立不穩早已一个筋斗跌下黃泥灘去跌得
滿身都是黃泥湯彪看見不寬大怒起來授口腰刀
趕來要殺桑剝皮不知湯大所可能殺得桑剝皮否
且听下回分解

五美緣全傳

第六十回

林公月下佳鬼狀 臬司含箭催行刑

話說湯彪見桑剝皮將林大人推落黃泥灘下勃然
心中大怒拔出腰刀要殺桑剝皮林公看見叫声賢
姪快上攔我起來湯彪只得走來將林大人攙起跪
在身上從黃幌中帶水拖漿跑到高岸之上抬頭一
看只見一座廟宇放下林公脫去上身泥衣晒在日
色當中林公見石碣上有四個金字寫着黃河福地

大人進了山門見一位合官站立手執金鞭像猊猊
猊林公將手一拱道請了就在門檻上坐下脫去泥
襪等件湯彪拿了放在日色裡林公分付尋隻小般
大人同湯彪下了船一路順水到了清江浦淮安城
外將近黃昏吩咐住船打点明日進城私訪林公同
湯彪用過晚膳各自安寢林公睡在舟中左思右想
桑剝皮這般兇惡不知訛詐了多少百姓明日到任
先除此處一害耳听得更鼓正打三下翻來覆去總
睡不着伸手將艙門板推開一看只見日死如晝又

抬頭看見一個和尚披枷帶鎖跪在岸上只向船上
磕頭又有個身長大漢也跪在旁邊手執一條鐵繩
鎖住和尚林公一見走出艙來向着和尚叫道本院
知你是鬼你有冤枉要本院代你報仇可是麼那和
尚將頭点了兩点磕下頭去只見那個大漢將身跳
起鐵繩一扯拉着和尚就走那和尚暗裏哭泣而去
林公想道湯彪和船家都已睡熟究竟此去我必須
見個蹤跡悄上了岸邊並不叫他們見那和尚還
在前向走林公放大胆跟在后面走了一會只見一

家喇喇一聲將門開了手中拿着一盞灯口中叫開門慌忙張七去了不多一會是回來用手扣門前面就是方才的男子后面跟了一個婦人進來然後將門閉上隨見那大漢將和尚帶到門首門內走出一個穿皂的大漢來將這和尚帶進去了那大漢解了鐵繩將手一拱而別猛听得裡面小娃子之聲大人想道和尚已投胎去了這段冤仇不知結到何時看它你道先前那大漢是個解子門內走出一個男子是喚穩婆的後從門內出來穿皂的是位姓君林公

想道我必須記真在此抬頭一看有五六株柳樹心中緊記箇了此地竟往原路悄七回舟湯彪與船家一些兒也不知林公依然睡不言且說京中邵文久已到了江南移交到山陽與同日七省經畧文書又到申將此案提審沈白清毫無主意只得來到相府與沈夫人商議拿出移交並文書與沈廷芳看沈廷芳道老父母這有何難請放寬了心林旭姚氏出斬但新經畧是家父的門生有什麼言語治生一一擔當知果道經畧奸不利害皇上欽賜上方寶劍本

果多大前程敢不遵依只得要候大人到任亲提審
訊沈知其告辭回衙候大人到任亲審这且不言再
表沈廷芳将此言告訴老夫人老夫人忍不住放声
大哭道嬌兒死得好苦京中詳文已到不想經畧行
牌又到將孩兒仇人停斬叫我心中何安說畢又哭
廷芳劝道母亲不要悲傷孩兒想來修書一封到金
陵與世兄叫那边行牌催斬就是了那時經畧到了
无奈宋世兄已先有催斬文書業行斬訖他縱有話
說也遲了老夫人道你世兄如今做什么官行牌到

山陽果不知可遵依否沈廷芳道是南京按察司
宋朝英是爹七得意門生也是爹七保牽他做个臬
司是山陽果亲臨上司令箭到了山陽果不敢不遵
卽刻檄出林旭與姚氏处斬與兄弟報仇便了沈夫
人道孩兒快七修書沈廷芳答應卽刻寫書一封差
了沈連星速赶到南京接了文書号房見是相府來
人欲待奈封憲衙門不便書中之意俟知但刻下請
先回府不日就有差官催去了沈連得了这番言語
只得回來見了主人如此如此說了一遍沈廷芳將

沈連這番言語向老夫人說知老夫人方心只等上
司差官到山陽果催斬過了一二日臬司差官進了
山陽果衙門沈白清見臬司差官到了不知什麼事
情連忙請進見禮坐下獻茶已畢沈知果道請問尊
兄有何事務到弟果衙門差官道今臬司大人有令
箭一支着你將相府人犯押赴市曹處斬不可遲延
弟立等行刑沈白清道非是小弟停留只因兇手父
亲在經畧大人手里告狀經畧大人行牌留此案候
到任提審差官道現有大人令箭非同兒戲如若不

斬快寫同文典我去復命知果是差官交臉立刻就
要回交心中暗想如若依他出斬又怕經畧大人早
晚即到怎好稟復若是不依差官一回提我上去吉
凶難保眉頭一皺計上來了不如將這差官軟禁在
此竟自出決去倘經畧大老到來預先將此事稟
明現有差官令箭在此不敢不依大人有甚言語一
摠向臬司身上推着便了沈白清主意定了道年兄
何須着急大人令箭催斬知果怎敢逆物倘經畧大
人有什麼言語都要大人承當差官道這有何難縱

有甚語臬司大人催斬于你我干沈白清道既年
兄如此說法今已慕衣明早出決就是當時摆酒款
待差官不知后來如何且所下回分解

所入
圖
書

東
山
書
院

